

西 藏 桃 源

世 界 名 著 縮 本 叢 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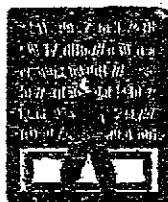


前 導 書 局

牠確實是長的很雅緻的我曉得牠的全部
左厝特也曾一度自以為雅而怪的

西 藏 桃 源

世界著名縮本叢刊



28年12月23日

桂林前導書局發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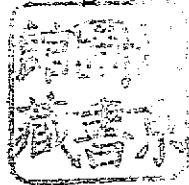
西藏桃源

James Hilton

LOST HORIZON

喜爾通 (Hilton) 又是 *Without Armor* 和 *Goodbye, Mr. Chips* 等著作的著者。他以這篇重要的冒險故事，曾獲得霍森敦獎 (Hawthornden Prize)，這獎是每年在英格蘭賞給四十一歲以內前途最有希望的英國作家的。本篇的內容，是用雅緻的文筆，描寫着四個世間俗人，在西藏一個出世的喇嘛寺中所發見的生活和理想。

駐加爾各答 (Calcutta) 的英國大使館秘書官特修士 (Wyland Tertius)



466369

和另外兩個牛津大學畢業生，一同在飛機場附近的田陌洛夫 (Templehof) 宴會，那裏俯瞰着從中歐各處到來的魯夫特漢查 (Luft Hansa) 公司的大型飛機。他所邀請的賓客，是小說家羅特福 (Rutherford) 和本篇的著者。及至一個英國青年飛行家名叫散德 (Sanders) 的參入他們的宴會時，他們的雪茄煙已經快吸完了。散德和這位大使館祕書在巴斯窟 (Baskin) 最後一次的相會。約在一年以前，據散德說，那時『一個阿富汗人或是阿夫利地人 (Afghani) 或是什麼人，將我們的一架飛機開着逃跑了，而後來的事情，真不堪設想。那個壞賊，狙擊着這架飛機的駕駛員，將他推出飛機以外，奪下他的背囊來，便爬進駕駛員的座位中去，竟沒有一個人看出他來。他照例做了開駛的信號之後，便從容不迫地飛去了。可惱的是黃鶴一去不復返。因為那時巴斯窟發生了革命，我們都是要從那裏逃避到帕舍窩 (Pashawa) 去的僑民，所以會相當地混亂，

否則這類事情也不容易發生。然而他居然發生了，而且飛機裏邊還有四個旅客，其中三個是男子，一個是女宣教師，據官廳搜索所能及的範圍，那架飛機既不會到達帕舍窩，也不會到達任何別的地方。」

「無論如何，那四個人裏邊有一個是名叫康威(Conway)的罷？」羅特福這樣問。

散德吃驚似的，說道：「哦，是呀，「光耀燦爛」的康威——你認得他嗎？」

「自然認得……可是真奇怪……真奇怪……這樁事件，報紙上竟沒有登載過，否則我總會看到的。究竟那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散德表示不安的樣子，口中唧唧噥噥地說及了一些關於這樁不許發表的事件，官廳僅僅發表他們的一架飛機失蹤了，並且舉出了搭客的姓名，如是而

已。關於這一點，那位大使館秘書去加以解釋道：『在邊疆地方發生的事件，有時是須要加一點兒神祕的掩飾的。』

因為宴會的賓客告辭了，又因為本篇著者被引起了好奇心，想從羅特福更詳細地聽取康威——黑夫(Hugh)康威——和他的三個搭乘飛機的同伴，被人神祕地誘去的事蹟，所以他樂得依從羅特福的邀請，便和他一同到他的旅館中去。在那裏，他更探知羅特福曾和康威在英格蘭同過學；其次，康威有過一段獨放異彩的大學生涯，以致他的學業成績之優良，一時被特別表稱為「光耀燦爛」，而且從此便成了他的綽號；他曾始終奮鬥，是身歷過歐洲大戰的虎口餘生；又做過領事；不過，最可怪的是：以他那麼有能力的一個人，自是以後，竟轉機遷徙，默默無聞。羅特福光景不過數月以前，在中國一個慈善病院中，曾偶然碰見過這個人，他雖認識是康威，但康威不認識他了，因為那時康威正

患着健忘症。於是一切準備停當，使這個患健忘症的病人，伴隨着羅特福到上海去，並從那裏搭乘日本郵船，再經過舊金山，然後駛往英國。在航行到檀香山的期間，康威已經回復了他的記憶力，並說了一段可驚的故事，那就是他和同坐飛機的旅客，從巴斯窟出發以後所經過的情形。

「那真是一段可驚駭的故事。」羅特福回想起來，重又說了一遍。「可是，告訴這段故事給我之後的幾點鐘，我們的船停靠檀香山的時候，康威便不見了。自此以後，我再也不會見過他。」

「你的話是不是說——自殺了？」

「哦呀，不是，他不是那一類的人。他剛纔走上岸去，便不見了。後來，我才知道他曾和香蕉船的船夥，一同駛往南方菲吉島(Fiji)去，其後他從盤谷寫信給我，信中封入一張匯票，以償還我爲他用過的錢。他感謝我，並說他很

安適，大約就要出發往西北方去，作長途旅行。信中所說，不過如是而已。我在從舊金山以後的一段航程中，儘我的記憶所及，將他的故事寫下來，沒有捏造或攛改一個字，……以下便是這段故事，任憑你從你所好而取擇罷。

X X X X

那時巴斯窟的情形緊急；故除軍用飛機之外，還使用若干架雜色飛機，以運送白種僑民避難。在這些雜色飛機中，有一架裝設着高馬力發動機及頭等艙位的飛機，是向長大浦的摩哈拉閣 (Maharajah of Chandapore) 借用的。在這架飛機裏邊，搭乘着倫敦傳教會的布林克洛 (Robert Brinklow) 女士，美國人巴納 (Henry D. Barnard)，英國領事黑夫康威，以及副領事馬林生 (Charles Molinson)。

康威年紀三十七歲，已經做過十年的官，但因他素愛少形式而多生趣的職

務，故關於鑽營獵官一道，似乎很笨拙。他明知高官厚祿，於己無份，大部分是由於他太恬淡，故自省對於高官厚祿無興趣時，便是真純的自慰，並不全然因為得不到葡萄而說葡萄味酸的那種矯情的自慰。在飛機裏邊坐在他的直前的是馬林生，一個強梁急躁的美少年，年紀二十四五歲，在他來到巴斯窟的六個月裏邊，便漸次佩服起康威來了，尤其是對於他在這次事件勃發時的沈着的態度。在他們的對角一邊，坐着那位女宣教師，她到如今還是一個未知數。坐在她前面的，是一個肥大的漢子，帶着一副頑強的面相，不過，臉上快活的皺紋，並沒有完全被悲觀的疤痕所抵消。他的名字叫巴納，是一個道地的美國人，他在巴斯窟是一個與新聞紀事無緣的人，所以除了他是從波斯來的一點以外，甚麼履歷也不知道，揣想起來，大約他和波斯的煤油事業有些關係。

四個旅客之中，只有馬林生因疑惑飛機的進行有些奇怪，便直率地說出來

了；當飛機在空中航行大約一點鐘之後，他一個人向窗外窺察了一下，就叫喊道：『奇怪！看那下邊！』康威往下看，注視了良久，只見許多山峯，成着波形皺褶，大約與飛機距離，比山谷較近三里。簡直沒有帕舍窩的形景。而且這時際飛機以可怕的速率，向下掠飛，忽然艱澀地着陸了。一羣戴頭巾的土人拿着汽油罐急向前來，迅捷地將汽油倒入飛機的油箱中去。被禁閉在飛機中的旅客們叫喊起來，他們只以強笑和搖頭對付着，其中有一個人企圖走下飛機來，以致惹起他們用來福槍來禁阻着。飛機重又離陸了，向東方飛進，與落日普馳，飛得太高，致無力的旅客們甚至不能斷定自己現在何處。駕駛員顯然是知道他的任務的，可是，那一定是凶多吉少。有一次，而且僅只一次，因馬林生的慫恿康威——別人都將他當作領袖看待——走到駕駛員的箱座後邊去，重重地敲着那個間隔在他們與駕駛員中間的玻璃。回答案如所期，玻璃推開之

後，手槍從中突出來了。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。康威沒有詰問，便退了回來。飛機只管向高空昇騰，呼吸漸感困難的時候，康威忽然費盡氣力地說，假若我們下邊的高峯是卡拉噶蘭山（Karakoram），那麼，那一邊便是西藏了。他又補說一句道：

『照這樣說起來，那個峯應當是卡拉噶蘭第二峯，即大家把牠當作世界第一高峯的便是。』

『牠僅僅次於額非爾士峯（Everest）。』巴納這樣註釋一句，原來他剛剛打瞌睡醒來，現在已經覺得精神百倍了。『啐，這是一種景緻呀。』

『哦呀，怪事！』馬林生不耐煩地自言自語着，但巴納笑着說道：『康威先生，我猜想你應當是這次旅行中公認的指導者，而且我承認我只要有一鱗白蘭

地酒，便不管它是西藏或涅田斯（Jamaizee 美國中南部一州）。』

以下的話，被飛機驟然的傾側打斷了，這一傾側，把旅客們拋離了他們的座位。現在飛機向下速降着。當飛機觸着地面的時候，一個腳輪的橡皮胎爆破了。最奇怪的是駕駛員箱座中沒有一點兒動靜；檢查的結果，發覺駕駛員在操縱裝置上已經不省人事了。康威診斷道，『也許因為飛行得太高，引起了心臟病。顯然他在着陸的瞬間，受了一下撞擊。』夜色蒼茫，天寒凜冽，極目所止，人烟絕跡。於是他們決定在飛機傍邊守候到天明，然後冒險探查。他們將依然不省人事的駕駛員抬入客艙中去，竭力使他安適。將要破曉的時候，他掙開眼睛，開始用一種中國語，顫顫抖抖地說着，雖然康威到過中國，却依然難懂他的話。『可是，他大約說這裏附近有一個喇嘛寺，在山谷的邊沿上。據我推測，那裏我們可以得到食物和住所。他稱呼那個地方爲「山里拉」，西藏語

的「拉」，是山路的意義。他竭力主張我們應該往那裏去，他自己雖然現在還沒有斷氣，不久就要死了。」

「可是，萬一那是一個陷阱又怎麼辦呢？」馬林生這樣發問，但巴納提供了答復，他說：「一個漪麗而溫暖的陷阱，內中有一塊乾酪，完全適合我的脾胃。」他們都笑了，只有馬林生不笑，他顯然擔心着被殺害一類的事情。康威對於這樣的擔心，只付之一笑，他說：「在一個佛寺院中，殺害的事情是最不會期待得到的，那比較英國中央教會中的殺害事情，更爲稀少。」

「像康特伯利 (Cantebury，英蘭東南部的都市，爲英國國教中央教會所在地) 的聖杜摩斯 (Saint Thomas)。」布林克洛說着，用力點了一下頭，表示同意，不過，這話却又把他的原意誤解了。當他們一齊向山上注視着的眼睛睜大起來的時候，說話便停止了，因爲他們看得見一羣人影，遠遠地向他們走來

了。「上帝！」布林克洛女士低聲說着。

是上帝派來的，抑是別的，雖無由知道，但事實證明是一隊人馬，爲首的是一個年老的或年長的中國人，鬚鬢剃得乾乾淨淨，目光炯炯，披着一件綉花綢袍。他用英語說話，雖不十分正確，却還很清晰，他說他姓張，是從山里拉喇嘛寺來的，於是康威想起來，那就是剛纔駕駛員所說的地方。彼此一一介紹之後，張君自願領導他們往喇嘛寺去，約有十餘里的路程，馬林生正在氣噓噓地焦躁着要跑開去，便以一種軍營中尖刻辛辣的態度，從中攔阻着，並且唐突地聲明道：「我們的逗留，不會長久，我們將拿我們所有一切的東西做報酬，而情願雇用幾個你們的人夫，護送我們回去。我們務要趕快回到文明地方去。」

「那末你確信你現在已離開文明地方了？」這位中國人溫和地答辯着，然

後轉向康威——正在靜觀對面的山岳——說，那是名叫喀拉喀爾山 (Karakoram) (或青月山) 有二萬八千餘呎高。他們將沿着那個山邊往喇嘛寺去。所謂喇嘛寺，結果證明是一片彩飾的亭臺樓閣建立在山腰裏，底下便是嫩綠而肥沃的山谷，廣闊數十方里。全山上似乎僅有一條可攀登的出路，到達喇嘛寺去。康威注視着，覺到有些擔心的緊張，心想馬林生的懸慮，恐怕也不可完全忽視罷。不過，這種感覺僅只一瞬間，便隨即沒入一種半神祕半現實而較深刻的感覺，彷彿終於達到一個究竟歸宿的所在了。

果然，及至這些新來者認識了他們雖非終身而將暫時寄寓的地方，是怎樣一種情形時，他們便驚嘆不置。首先，和竊可親的張君，指示他們的居室給他們看，確實知道他們喜歡洗澡。汽管和水管之類，都露在牆壁外面，據巴納仔細觀看，鉛管上面裝鑲着美麗的綠瓷和附飾品，並刻有美國阿海阿，亞克隆

(Akron Ohio) 的名字。在拉薩甚至有電話設備的時代，一個喇嘛寺院中有一種中心暖氣設備，是不能算什麼希奇的，不過，西方的衛生器械，與其餘那麼許多東方的事物，配合在一塊，則未免使康威非常覺得異樣。至於桌子的精緻，甚至於馬林生也稱讚。

第一次聚餐完畢後，大家燃着雪茄煙，進香甜飲料，於是康威對張君致辭道：『你們似乎是一個很幸福的社會，並且款待客人，尤其盛懇。這裏遠離外界的污染，一種獨立的文化，依然可以十分繁榮起來。』

『你是說「污染」嗎？』

『我使用這一語，係指跳舞，電影，電動廣告等類而言。據我想來，你們的浴管類，是東方從西方所能得到的唯一確實的惠賜。』布林克洛女士很想表示同意，但想知道喇嘛寺的真相，她發問道：『你們這裏有多少人，並且你們』

屬於甚麼國籍？」

張君答道：「我們中間，受過具足戒的喇嘛，約有五十人，此外還有若干未受過具足戒的人，我自己便是其中的一個。至於我們的種族，然雖西藏人和漢人佔大多數，但我們中間也有許多別種民族的代表。同時，我們的方丈喇嘛，既不是西藏人，也不是漢人。」

「有英國人嗎？」

「有幾個。」

「哦呀，哦呀，多麼希罕！」布林克洛女士說着，便停頓一下，吸了一口氣，然後接着說道：「那麼，現在請告訴我，你們信仰甚麼？」

康威微笑着用一種遷就的口調說道：「那倒是一個大問題。可是，關於這種獨特宗教的教旨，布林克洛女士和我都有着好奇心。」

張君以自言自語一樣的低聲，從容答復道：「先生，假若我可以用極簡單的幾句話說明它，那麼，我可以說，我們普遍的信仰是在中庸。我們所修養的德行，在避免一切種類的過度，——甚至於德行自身的過度。如你們所見，在這個山谷中間，有數千住民；在我們管轄支配之下生活着，我們曾發覺中庸之道，造成了相當大的幸福。我們以中庸的嚴格程度治民，同時以人民中庸程度的服從爲滿足，而且我可以斷言，我們的人民是適度地穩健，適度地純樸，適度地忠實的。」

康威及其同伴之與張君遇見，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事先佈置了的，此事在他們的談話中，漸漸使他們恍悟了。同時使他們確實安心的是：一樣的事情，只要做得到，務必使他們快快活活地逗留着。不過，假若可以的話，那麼，他們究竟甚麼時候才可回到外界去呢？關於這點，張君依然不明白說定。有一次，

他甚至於說：『在兩個月之內，希望有人會帶送外國商品來，而且也許……』

他說到這裏，便不再說下去，巴納承認道：『只要我們一直到現在的飯菜照常不變，那麼，無論如何，我們總不會挨餓了。誰也知道，這個地方沒有充份的現錢，便行不通。舉個例說，那些洗澡堂硬要現錢，可是，除開山谷中那些傢伙有職業以外，我想像不到誰賺着甚麼東西。我倒要知道他們有甚麼職務方面的工作沒有。』他在這方面的好奇心，後來本可以獲得滿足的，可是，在張君馬上就可以啓示他之先，布林克洛女士插進來問道：『喇嘛平日做些甚麼事情？』

『奶奶，他們專心空禪，以追求智慧。』

『可是，那並不是「做事」呀。』

『依照奶奶所意謂的做事說，那麼，他們不做事。』

『我也這樣想——我有些不相信，張君，像這樣一個地方，究竟有沒有做着一點兒實在的善事。』

『也許你們想喝茶了罷。』張君提說了一句，輕輕敲着銅鑼，便帶領他們經過幾處庭院，來到一所花園中，這裏四面樓榭環峙，美不可言。康威原是一個有成就的音樂家，所以敏感地便注意到那裏擺設着的一張大鍵琴，和一架現代的大鋼琴。僕役等開始遞進幾杯香茶來，並且跟着他們一路，走進來一位穿着中國衣裳的姑娘。她直向大鍵琴走去，開始彈奏着拉母作的舞蹈曲，法國十八世紀的鏗鏘音調，其高雅之點，似乎遠與室內的宋瓷花瓶，和精緻的漆器，以及庭中的蓮池相調和着。於是康威注意這位彈奏者。她有滿洲人那樣細長的鼻梁，高高的額骨，蛋殼色的皮膚。她的嘴唇像一顆小櫻桃那樣的紅潤，他覺得真令人銷魂。彈完舞蹈曲之後，她行一個禮，便走開去了，康威和馬林生再

個人，一見之下，即爲愛情所縛住，既不十分自覺，亦不彼此相疑。他三打聽她的名字叫做洛珍普，她如張君一樣，也還沒有受過具足戒，在山里拉地方，是沒有男女界限的區別的。

那天晚上，吃過晚飯之後，康威藉個機會，離開那幾個同伴，獨自踏着滿地的月色，走上高台，俯瞰山谷。他仔細靜聽，遠遠地聽得在一羣號泣的聲音中間，雜着銅鑼和法螺的聲音。無意之間，他看見兩個西藏人，在附近欄杆傍邊逍遙着。銅鑼和法螺隱約的聲音，重又高騰起來了。康威已經稍微懂得一點兒西藏語了，聽見這兩個中間一個說道：『他們將特盧埋葬了。』另一個問道：『他是往外邊死了的嗎？』『他曾拔從山里拉當局的命令，從空中通過許多高山而來的。』『他帶來了這些客人？』『特盧不畏懼外邊的風和冷。他雖在很久以前就往外邊去，但藍月谷中的人們依然紀念着他。』康威已經聽夠

了，足以滿足他的種種推測，卽山里拉有一個高級指導的智者，傾注其精神於其自身的種種目的。

果然，在兩個禮拜之內，這幾個新來者都被准許進入一個堂皇壯麗的圖書館中去了，並乘坐竹轎，被抬到山谷中去，實地參觀些住民所操作的各種實業，又時常被多才多藝，令人銷魂的洛珍普所魅惑。她屢次演奏完畢，便從音樂室珊珊退出，有一次等她退出之後，馬林生問康威，他是否也以爲這樣一個絕色佳人，『會歡喜這種喇嘛的事情？』

『她也不見得不歡喜。』

『她簡直不像有一點兒感情，好像一個象牙彫刻的美人，而不像一個活人。』馬林生愁眉皺眼，口中咕噥地說着。

『無論如何，像是一個魅人的尤物。』

「這一點確是如此。」

康威微笑着說道：「馬林生，等你左思右想的時候，她已經走去很遠了。畢竟這位象牙美人有禮貌，服飾優雅，容貌豔麗，又善彈大鍵琴，而且像玩曲棍球一般，決不亂動。據我回想起來，西歐正有許多多的女性，卻缺乏這些美點。」馬林生簡直笑得要惹惹康威在下次會面時去問張君：「在山里拉曾有過關於女人的爭論事件沒有。」

據張君告知他道：「很少，因為奪取別人所要求的女人，一般人視為不雅。」

「設若一個人不管他媽的雅不雅，定要把她弄到手呢？」

「那麼，先生，在另一個人方面，讓他去佔有她，便算是雅，而且在同樣稱意的女人方面，亦復是雅。你一定驚異罷，康威，一點兒謙讓的應用，是怎

樣有助於這些問題的圓滑解決啊。」

確實的，在隨後參觀山谷的時候，康威發見一種善意和滿足之普遍的精神，承張君指教，這無疑地是由於他們相信，完全的政府就等於無政府。『可是，你們沒有任何民主主義的機構，像投票選舉一類的事情嗎？』『哦，沒有，要主張一個政策是完全對的，另一個政策是完全不對的，這會使我們的人民驚愕起來。』康威思慮之後，覺得這種態度無論如何是可以同情的。

關於洛珍普的事情，領事和副領事之間，剛剛要發生情敵的感情時，却因馬林生發見一樁新事件，遂一時為別種感情所掩沒，馬林生的發見是：他們的同伴巴納是美國一個逃亡的犯人，他的護照是假造的，他的真名字是布利洋 (Bryant)——查美 (Chaines) 布利洋，他所發起的證券交易所事業都瓦解了，損失了好幾百萬。巴納或布利洋，似乎會遺落了一本袖珍冊子，裏邊充滿

着剪取下來的新聞，和印刷的布利洋肖像，那些像除陽有一抹鬚鬚以外，完全像巴納，張君拾得了這本冊子，便交給馬林生，以爲這是他的，而馬林生檢查內容之後，遂將它歸還給原主。使他們吃驚的是，這位逃亡的資本家，直率地承認他的本人而不諱，並說他的後面還留下一堆『相當大的爛污待清理。』他敘說這種事情，非常簡單平易，致使康威不禁要否認任何高深的財政學知識。這位美國人直截了當地承認康威的話是一種指南針。他說『高深的財政學，大抵是阻礙進行的橫木。』

『我也常時這麼懷疑過。』

「喂，朋友們，我可以這樣說明它：有一個人，做着他多年所做着的事情，而且也是別一羣人們所做着的事情，忽然市場於他不利——還是設法維持下去。及至他已經損失幾百萬，他在某種報紙上面，便看到某教授的意見，以

爲那是世界末日到了。」

「你所損失的幾百萬中間，大部份是別人的錢呢。」馬林生這樣尖刻地擗說一句。

「唉，我原也這麼想。爲甚麼呢？因爲他們都想白得一些東西，他們自己却沒有頭腦去獲得它。」

「我不以爲然，那是因爲他們信任你，而以爲他們的錢財是安全的。」

「安全？那有這麼一回事。無論甚麼地方都沒有安全的，假若人們以爲有的話，那他們就像一羣傻瓜，括颶風時企圖躲藏谷布傘底下了。」

康威平靜地說道：「我們都承認你無法避免颶風。」

馬林生大聲說道：「但是欺詐！問題是玩弄這種戲法，要照規矩玩。」

「在整個戲法行將破滅的時候，那就是他媽的頂難做的事情了。況且至世

界裏沒有一個人知道甚麼是規矩。規矩是變化不定的，哈佛和雅禮兩個大學裏所有一切教授，也不能夠告訴你這些規矩。」

康威發覺自己好幾天在心裏翻來覆去地想着「整個戲法行將破滅」的事實，而且將這話加上了一個更廣的意義，也許是爲那位美國人所未會注意到的意義。這種廣義的破滅，可適用於巴斯窟和德里和倫敦，可適用於戰爭製造和帝國建立，可適用於領事館和商業租借地，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。整個社會機構已經發生煙雲，就要崩潰了。全部戲法，無疑地正在破滅過程中。可是，這裏，在山里拉，一切都在沈靜中。滿足和幸運，均在此地，而不在此地以外的週圍世界。康威不禁一驚地自己承認：假若事實證明馬上他們可以離開山里拉，那麼，他一定會躊躇難去。而巴納亦復如是，他以一種微笑表示着。實際上，種種事件現在都明白起來了，這不獨使康威茫然驚嘆，並且使這位美國

人也寬心了，甚至於連布林克洛女士也確信山里拉對於她傳道布教的努力，是一個值得讚賞的地域。『這裏人民的一切煩惱，都發生於他們之所謂寬宏大度一點，我覺得用我所有的一切力量和它奮鬥，是義不容辭的事。』她漸次曉得了，並這麼說着。而巴納（他們仍用這個名字稱呼他）正在下邊山谷中找求適合於他的能力的消遣和職業，可見他確實決心永遠留居此地了。他在來到喇嘛寺第七十週開始的時候，將所有祕密的話完全表明給康威聽，說道：『在這山谷中間有無個數噸的真正金子。我在青年時代做過礦業工程師，所以一見鑛苗，便能知道。真的喲，這裏的金鑛像蘭德（Rand，南非洲產金地）一樣的豐富而且比較更容易到手。我一來就預測過，如你所知道的，這個地方的這些傢伙非支付莫大的高價，便不能從外邊輸進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物品來，可是，他們除開用金子，銀子，或寶石一類的東西支付以外，還能夠用別的東西支付

嗎？這種預測，只是論理的必然罷了。張君已經指示那些鑛山工作場給我看過，並且我已經滿口答應這裏的當局，只要我歡喜，便替他們去踏查，並做一個概括的報告。……至於我們本國的人民，若知道我能夠指示他們一條到新金鑛去的路，那麼，恐怕也不會那麼辛艱地將我投入牢獄中去罷。」他露出牙齒笑着而質問道：「唯一困難之點，就是他們會採納我的話嗎？」

「這一類的話，他們一定採納。」

巴納點頭，表示感激的樣子。「而且有你的份，我們自然是平分所有，你須做的事情，就只在將你的名字——大英帝國領事，簽署在我的報告上，你知道，那才有點兒力量。」

康威笑着說道，「我們且瞧着辦，你先做報告罷。」對於那麼十九不會發生的事情，而設想一種可能性，倒使他高興起來，同時他歡喜巴納已經找着一

點兒事情做，以拋棄那種當前的安樂。

至於康威自己，他不讓他的同伴知道，而由張君擺佈，使他一連幾次居然會見過方丈喇嘛本人，他發見這位方丈喇嘛是一個很年老的人，不過，精神明敏，能通數國語言，包括英語在內。這個奇異社會的神聖宗主所敘述的事情，真令人惶惑而驚異，致使康威不待不時時鞭策自己，使信服他自己不是在做夢。例如方丈喇嘛曾敘述自己從一七三四年，一個名叫帕樂 (Parall) 的人到來以後的山里拉的歷史，這位帕樂是盧森堡的一個凱勃派 (Cappuchin) 托鉢僧，他在五十三歲的時候，便建設了現在的這個喇嘛寺。他的傳道事業與隆旺盛，因為那時這個山谷住民即已繁榮，當一七八九年相傳帕樂要死去的時候，住民人數已有數百。可是他在一百〇八歲的時候，並沒有死去，而重新延長了壽命。在一八〇三年，他得由另一個歐洲人前來協力合作，這個歐洲人名叫亨

舍爾(Menshelli)是一個年輕的奧國人，他經歷了非常的艱難辛苦之後，才到達了這個山谷，然後負責開始採發這裏豐富的金礦。亨舍爾僅一八〇九年，曾一度離開這個山谷，當時他曾作一次往北京的頗值得注意的旅行，而開始蒐集中國藝術品，以及圖書和音樂的珍藏品，這些就是現在使康威和他的同伴們心驚肉跳的東西。許多年之後，正在印度叛變發生的時候亨舍爾死了，據方丈喇嘛說，是被殺了的。恰在他死亡之前，一個中國藝術家會描畫了他的肖像，方丈喇嘛說時，就將一張堂堂的畫圖指給康威看，上面所畫的是一個十分年輕的人！康威熟視這張『堂堂的肖像』時，不覺口吃地問道：『但是……你說……這是恰在他死亡之前畫的，那他應當已是一百歲……或更大罷？』

『是呀！』

『而且你不是告訴我，他是被殺了的？』

「一個英國人鎗殺了他，——因為那個英國人盼望幾個搬運夫送他離開山里拉去，以致發生了爭論。那時亨舍爾剛剛將我們款待客人的重要條件告知了他。至於那種條件是什麼？親愛的康威，也許你正在猜疑着罷。」

康威以一種低聲，從容道：「我想我已經能夠猜着了。」

「果然你能夠嗎？在我敘述這個奇異的長篇故事之後，你還能猜想其餘的任何事情嗎？」此時康威覺得頭暈目眩，滿室中有影像旋迴着，其中心則是古代的溫良慈愛。方丈喇嘛以慈悲的甚至於懇望的目光，注視着他。康威滿覺驚訝。胸中凝聚着的確信，待要發表為言語時，幾乎屏息欲絕。他吃吃地說道：

「那……似乎……不可能，然而我依然不能不相信……。」

「我的兒，你相信甚麼？」

「帕樂上人，我相信你依然活着。」

「那麼，我親愛的青年朋友，你來到此地，決非偶然。不過，我的兒，我就要去世了，因為我們都是無常的人類，即使在山里拉，亦復如是。我若要更延長若干時或甚至於若干年的生命，固屬可能，然而無明正在引誘，故此時最爲適宜。（此時康威靜肅起來了）。我的兒，我勉力將山里拉的遺產和命運，交在你的手中。我們的體驗，並非徒勞無益，或純然妙想奇行。我們有一種夢想和幻想，當老帕樂在一七八九年躺在這間房子裏邊要死去的時候，有一種幻想顯於他的腦中，即各國國民不強固其智慧，而強固其俗惡的熱情和破壞的意志的一種幻想。他預料他們的機械能力的發達。可直到一個單獨手持武器的，可以匹敵大帝王的全部軍隊。並且他已洞察了，他們將陸地和海洋全部破壞荒蕪之後，又將向空中發展……你能說他的幻想真實嗎？」

「真是真實。然則你以爲山里拉將免於難嗎？」

「也許。我們不期望垂憐，只希望不被照顧。我們在這裏與我們的書籍，音樂以及默想相處，保存沒落時代脆弱的高雅事物，追求人們在激情作用時所必要的智慧。我們須珍藏這種遺產以傳於後世……忍耐，注意精神豐富，當外界有風波時，則主於智慧和潛藏，這些，是你的特權。」聲音消沉下去了，這位老人的眼睛掩閉了……餘下一聲太息。康威注視了一會兒，忽然如夢初醒，回復了正常的意識，發覺方丈喇嚙已死。在依然縈迴着的夢想中間，他覺得自己已是山里拉的主人翁了。在他週圍的這些事物，都是他所愛好的事物，這些事物使他漸漸進入內面的精神生活，而遠離世間的煩惱。他跟踉蹌跚地走到庭中的蓮池傍邊，他才注意到馬林生在他的近傍喧噪地嘵叨着。

「朋友，重要的消息，我倒覺得奇怪，老巴納和布林克洛女士今天早晨發見我們不在的時候，會想些什麼……況且在這裏留住，是他們自己情願的，也

罷，沒有他們，恐怕我們更好過日子……挑夫現在山卡的那邊約模十五里路的地方，……他們是昨天真送書籍來的……明天就要動身回去了……。」

『你是想出去和他們同行嗎？』

『豈止想？對不起，我是已經十分確定了。……而且我們須得馬上就動身。已經先付了他們的錢，所以他們答應帶我們出去。』

『是誰想出這一切的計劃的？』「洛珍普……她現在和挑夫們一同在那裏等待着。她和我們一同走。我猜想你會反對罷？」

沉默良久之後，康威終於破口說道：『我倒有一個問題要請教。』

『請說。』

『你是不是戀愛洛珍普？』

這位青年的臉色，頓時由白轉紅了。『我敢說我是戀愛她。』

於是康威始覺得，一種夢幻消逝了，恰如一切最可愛的事物，開初觸着現實一般。整個世界的未來，若與青春和戀愛相衡起來，簡直輕如鴻毛。

康威整理行裝之後，立即離開當地而起程了。與其說是逃走，毋寧說是出發，不過，未免出發得太輕率罷了。他們走過月影縱橫的庭院時，不曾發生一點兒事故。馬林生走到懸崖絕壁處便心驚胆怯，但康威用登山家的慣技，將他帶着越過去了。將近天明的時候，他們越過了山卡，隨後漸漸向下走去，便看見了挑夫們的棚帳。他們發見這些人已經替他們準備好了，一個個都是堅強的漢子，穿着羊皮衣服，頭上圍着毛皮圍巾，蹲踞在疾風和烈寒之中，只待起程往中國西境的打箭爐去，路程有三千三百餘里。

他們與洛珍普見面的時候，馬林生便精神奮發地叨叨不絕。康威覺得這位滿洲小姑娘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歡喜的樣子。她給他一個最嬌媚的微笑，但她

的眼睛完全對着那位少年。

其後著者在德里重又碰見羅特福，因而得知他尋覓黑夫康威的結果，他的行蹤依然不明。羅特福曾巡歷過巴斯窩，盤谷，中江，喀什噶爾，以及許多別的地方，其中曾一度懷着希望，歸到盤谷來，那裏康威的蹤跡，終於成了蓋然性，可能性，猜想，神話，傳說。惟一確實的線索，是從那個在中國教會醫院中會診治康威的中國醫生處，得來的，他現在在上海某醫院中服務。他記起那樣一個人，曾由一個女人——一個中國女人帶到病院中來。羅特福曾問及她的年齡以及她是否有些像康威所敘述過的那位珍「姑娘」的樣子，那位醫生用受過教育的中國人的省略英語答道：「哦，不是，她是最老的，是我迄今以來所見過人中最老者。」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九月初版五千冊

每冊實價國幣一角

主編

陳彬龢

原著者

James Hilton

發行者

前導書局
廣西桂林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17
752948

7273

\$0 10